沈氏弋說

沈氏弋說卷之四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黄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逍遥遊說

莊生與世之桎梏者解其天弢而通篇立論之旨總欲破斯人拘攣之見以廣之蓋世之人知有所域則動有所礙礙則不能遊方之外安得逍遙逍遙云者即聖人智者樂之義也智者見大陶陶于天地萬物之表以自適愚者見小局局于非譽榮辱之中而不快小大二字切中古今膏盲之病當時惠子以堅白鳴疋硜硜之小人也彼自負用世之才視莊生爲迂闊若曰我

雖小實有用汝雖大却無用然此人不可與之深言只就形質上較論一番以醒其迷足矣故設爲大瓠大樗二喻以見我之大非大而無當乃大而有用者也此是惠子笑莊子處篇中蜩與鸒鳩笑之斥鴳笑之以小笑大宋榮子猶然笑之以大笑小輾轉相笑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也且逍遙各因其量榆枋決起蜩與鸒鳩之逍遙也翺翔蓬蒿之閒斥鴳

之逍遙也徙必于天池摶必九萬里之高息必六月之久鯤鵬之逍遙眞逍遙也處勢湫隘者難與測寥廓之觀祇因其狃耳目聞見以自囿而知識束而不開自封自局故又以小年不及大年況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之外有蟪蛄蟪蛄之外有冥靈冥靈之外有大椿以彭祖而埒大椿與鳩鴳之笑鯤鵬何異物豈無壽于大椿鉅于鯤鵬者哉其相笑亦若是耳愚人開口便要

笑人只因他胸中凡陋以為道在是矣而不知道中更自有道道外無徃非道彼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與天下大小遞分沾沾自多不足當宋榮子之一笑豈不可鄙可賤可悲可憐等而上之宋榮子之外有列子列子之外有堯堯之外有許由許由之外有藐姑射之神人至于物不疵厲而年穀熟堯舜所焦勞而猶病者但一凝神而有餘其塵垢粃糠直陶鑄之矣何者神

人謂六合于一身堯舜以一身調六合分量不胥壤哉世人眼界褊窄以堯舜地位無復可加聞神人作用不啻夏蟲井蛙之疑氷與海心竊笑之自此以外愈大而愈不可方物凡史冊所不載人世所不經見者曷其有極豈竪儒所及知乎其神凝三字正以無用爲有用也不龜手之藥以技用者也大用之則不止爲洴澼絖而裂地定封五石之瓠擁腫卷曲之樗以形用者

也大用之而浮于江湖則不憂瓠落樹于廣莫無何有之鄉則彷徨寢臥安所困苦況凝神者以無用為有用天下有不治乎此所以能逍遥也聞言驚怖河漢無極乃肩吾告連叔之詞而齊諧問棘各有所據莊子不自立論恐世人疑其言之無稽狂而不信也其大旨欲治天下者與一世相濟漠焉以還于無懷葛天之盛彼皇帝王伯湫乎小矣後世詆莊周為道家之儀秦

而曲學以異端排之猶鳩鴳之笑鯤鵬亦小且愚矣。夫愚莫愚于自以爲靈而靈莫靈于自以爲愚也。小莫小于自以爲大而大莫大于自以爲小也。惟大智乃能用大超塵埃猥瑣之外而放達于玄同之門以遊于無垠欲不逍遥得乎

徐楚白先生評〇鷽鳩斥鴳亦有逍遥大椿鯤鵬未爲壽鉅可謂善讀莊子

聞子將先生評〇自大乘聖人看之通體是苦

即使漆園現身住世安得逍遥

齊物論說

人情之所護惜者我也。寬假者我也。縱恣僭越者亦我也。有我因有物。有物因有論。有物論因有愛憎取舍之不齊。而是非出焉。古今人往往圄此而不能脫也。其纏縛處則言爲之端。人之有言。如天地之有風。風麗木則因竅發聲。而樹竅不同。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汚。有此八形。風聲不同。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

者譹者宎者咬者有此八響大塊以清寧爲撰而風發于怒號故其籟萬有不齊人以玄默爲宗而言發于擬議卜度之煩故其籟亦萬有不齊縱不齊之極而其所從起所從止只爭是非二字是非因我而生我形不化我心不忘則妄許以爲是妄拒以爲非迷謬惑溺自用其愚而物論愈不可齊故篇中首揭喪我以絕其受病之根次提出成形成心以教人還自覓認非若

顏成子游槁木死灰之喆也次提出眞宰眞君以破人妄見又云莫若以明以救人迷謬惑溺之失又云因是又云不用而寓諸庸以見自用其愚者皆舂舂多事之徒也夫至人無我從何處喪無虧從何處成無妄從何處眞無想從何處明無擾從何處因無奇從何處庸莊生此論似已落第二義而不知此醒世之言不嫌淺露如遇用夫不講稼穡遇販夫不講貿遷而與之

言良知頓悟等語何異對犢撫絃佛家言法即言非法即言非非法言空即言非空即言非非空頻頻轉換惟恐人執着而昧者以爲精深微妙之旨解者則以爲轉語耳爲下下人說不得不如此婉轉而其實無我相即子絕四中之所謂毋我是也毋我即是喪我喪我則說生惡死之念息而何暇計是校非予觀世人富貴者怖死猶曰恐失富貴也貧賤者亦怖死安知未來

世不富貴逼人哉即不然亦安往而不得貧賤而奚以怖爲莊生以驪姬之泣嫁爲喻其說甚俠而予謂戚夫人蕭淑妃楊太眞其初嫁時又未必不驩笑也未幾爲人彘爲骨醉爲縊于馬嵬三姬悔嫁時之笑不異驪姬之悔其泣也明此可以悟是非之無憑矣是非關切于我而與人爭已屬刃鬩構鬭之私至于審仁暴者辯堯桀之是非區善利者辯舜跖之是非銜報復者

辯吳越之是非權從衡者辯蘇張之是非分門戶者辯牛李之是非談名理者辯朱陸之是非紛紛置喙如聚訟然則益無謂矣鄭人稱與黃帝之兄同年相爭而不決古今之是非皆此類也物論樊然而不齊大率以鉅細修短分別起見故莊生又以莫大于秋毫而泰山爲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夭醒之要其極則秋毫之外有微塵泰山之外有崑崙須彌殤子之外有蜉

蝣朝菌彭祖之外有天地何小何大何夭何壽何不齊之有由此推之莫美于嫫姆而西施為醜莫馨于糞壤而蘭蕙為臭莫貴于瓦礫而珠玉為賤莫勇于尫羸而賁育為怯莫險于康莊而孟門為坦莫瑞于鴟梟而鳳凰為怪莫駿于款段而兎飛為駑何美何醜何馨何臭何貴何賤何勇何怯何坦何險何瑞何怪何駿何駑而又何不齊之有當時道術之長莫尊于儒墨各

是其是各非其非相角不下而莊生蔑其道爲小成等其言爲榮華則其他方伎之流無甚懸殊悉可置不論矣惠子與莊生同時斤斤以堅白自命乃專好議論是非之人故莊生忽作自疑之狀曰今且有言如此不知與彼類否又曰雖然請嘗言之可也亂天下之道術者議論也多不如省喋不如默古人說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聖人只不議不論巳超越尋

常萬萬矣守此則爲葆光休此此則爲天鈞和此則爲天倪知此此則爲天府天而可以是非封畛之乎齧缺三問王倪以知王倪三答以不知至人之眞知空空洞洞非可私意揣合而人于其間强生執着執着生分別分別生顛倒即就是非論之秖隨衆轉徙而在彖原無特操是之謂有待而然罔兩問景譏其行止不得自由蓋切譬也果爾則眞我喪而形骸軀殼之我反存昏

昏汨汨如濃睡之不醒長眠之無旦誠可哀也
人生大夢故莊生即與說夢蝴蝶耶莊周耶夜
栩栩而晝蘧蘧耶覺耶不覺耶耶覺則蝶非莊周
不覺則莊周是蝶是非非是惟物化者任之惟
喪我者知之試以莊周夢蝶之象合于綦隱几
之意而物論齊矣

黃聖孩先生評○暢所欲言

養生主說

高識

莊子用世之才也其書用世之書也讀者作遺世觀則誤矣文惠君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覆按之非養生也其言牛節有間而牛刀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遊刃有餘地是以十九年之久而刃若新發于硎與良庖族庖之割且折而歲月更刀者異也有味哉斯言蓋教用世君子于盤根錯節處弗輕試其鋒于肯綮處

惟養生方能用世

纔可下手也以無厚入有間則事逸而功倍試
就古人而枚舉之齊桓公苞茅聲罪膠舟致討
入楚之間也趙襄子肘韓康子入智伯之間也（用世者間處急須着眼）
范蠡用賄干宰嚭入夫差之間也田單譖樂毅
而以騎刧代入燕惠王之間也范雎以無王激
秦入穰侯之間也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入項羽
之間也王允致呂布之反噬入董卓之間也張
仲堅立國于海外入扶餘之間也狄仁傑謂侄

無祔姑于大廟之理入武壘之間也李愬出蔡賊不意提孤軍入空柴而縛之入李光顏之間也王曾以山陵事獨對入丁謂之間也有間可入雖一投筆之班超能策勳絕域封侯萬里而綽有餘無間可入縱臥龍抱天民名世之畧掃吳魏之幺魔以定三分之鼎而猶不足此郎孟夫子乘勢待時之說而取義于庖丁郎老氏治大邑若烹小鮮之旨也老氏曰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士君子負經濟大業如藏器于身苟韜之不密而胸臆内差有未降之氣眉宇間微有自雄之色則吾意之所至而人備焉吾意之所不至而人逆焉淺陋極矣深心大力之夫必不如是蘧瑗之教蒯聵也先與之爲嬰兒爲無畦町爲無崖而後達入于無疵則在我操不厚之刃而徐以待其間之自開入不入之權由吾掌握莊子生于周末四顧躊躇無間可入無下手

處只得卷而懷焉所云善刀而藏之蓋自況也學者豈眞以庖丁解牛爲養生而發哉

聞子將先生評○會得入間二字將千古英雄作用一眼看破如此讀書篇篇皆用世之書也豈必莊子哉

人間世說

莊生以人間世名篇見世之不屬于我也處世者還就人間而調適之不當强立仁義道德以齮齕之也夫莊生業已吐棄人事弃髦人倫而猶必舉說衛使齊傅太子立論蓋三者乃人間世最鉅條目而大作用人視爲極汲緊要極汲關係之事乃可以全生遠害而不受困于世孔子之告顏回與葉公蘧瑗之敎顏闔皆此意也

凡人名心未化雖逢比不免于戮即忠愛發于誠懇而驕憤骯髒之氣露于眉睫則彼以有物之心聽我以有物之心嗚兩實不能相入必須要虛而虛不可驟襲柔其氣審其機不多開一竇以延之不妄投一藥以攖之所謂集虛也虛則靜靜則與世無爭而世享和平寧一之福所謂吉祥止止也實則動動則覺然紛紜而我與世各不安其性命之情所謂坐馳也以義命二

字奪人悅生惡死之念生死關破則陰陽人道之患俱息而內熱飲氷可發一笑葉公子高看得奉使傳言乃天下最難之事夫子詔以無傳其溢言以敵國之復我者仍以復君則自不致搆釁而挑禍此使職亦使體也有何難哉大凡傳言者不但傳兩怒之言足生戈矛即傳兩喜之言亦傷和氣故交譽之詞翩翻于媒妁之口而男女之物而不化者畢世相怨無窮期也所

謂傳言者殃也雖然顏子葉公一以說一以使皆事人者也至若顏闔傳太子則教人矣形就心和猶非極則必與之爲嬰兒爲無町畦爲無崖爾達之入于無疵可見人間世無一事一物不當用巽順之即猛如虎而與人媚逆之即馴如馬而有鈌銜碎首之處況人主雖剛暴不猛于虎雖庸愚不馴于馬而可以悻悻之氣使哉爲嬰兒爲無町畦爲無崖分明是鄉愿一流人

物而喫緊處全在末一着達之入于無疵子革之于楚靈王若非摩厲以須寄諷于左史倚相而誦祈招之詩以悚王心則向所云與君王畏君王者特巧爲逢而不顯其作用之妙矣世人胸中極窄而偏裝出大模樣極呆而慣弄些小機械油唇滑舌伶牙俐齒道自已十分有用據有道者觀之反不如櫟社之散材商丘之惡木壽而免于剪反不如白顙之牛亢鼻之豚痔病

之人巫祝目爲不祥而得免于患反不如支離疏以殘疾故非惟徵發不及且受賑焉樂餘生以終其天年則信乎巧者災之門而拙者慶之府已要之社材丘木縱不堪棟梁供燎爨則有餘矣牛顙雖白可駕可耕豚雖亢可鼎俎人雖痔且支可給城旦舂鬼薪之役斯數者未必無所用之莊生特描寫出無用光景以醒世之硜硜者非眞欲爲絶物而自棄于人間世也人

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蓋有用之用其用小無用之用其用大有用之用其用拘無用之用其用化觀莊生此論則一段用世精神有沒世不磨者但不輕于一試而古今人遂以放淚目之可哀也夫接輿諷孔而尊之爲鳳鳳瑞鳥也希世之祥非用世之物不足以擬孔子必也其龍乎天飛則蒸爲雲雨泥蟠則潤及江河然大易稱羣龍無首夫龍已神矣并其首而

無之。則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有變化于無倪者。是所謂無用之用也。抱龍德而處人間世。自孔老外。疇其當之哉

德充符說

古有以殘體惡疾而得僊者而僊人亦時幻殘體惡疾以玩世則是外之四大六根與內之神識判乎其不相及也莊生人間世篇述支離疏以奇醜得終天年猶形焉已耳況支離其德者無用爲用豈不自全而有餘哉此篇備舉形之陋惡者以廣之曰王駘曰申徒嘉曰叔山無趾曰兀者也而一則從游甚多與孔子中分魯其

門人虛往而實歸一則與子產同事伯昏無人以不全足鄙夷執政之全足令子產蹙然改容更貌一則踵見仲尼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有桎梏天刑之論則是天下之至人絕不于形相肢節間較完缺也魯哀公之悅哀駘它衛靈公之悅闉跂支離無脤齊桓公之悅甕㼜大癭三君皆不知其然而然所謂才全而德不形者破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飢渴寒暑之

關一一任其自然不以滑吾和而仍復退藏于
微密之地不爲崖異如水至平盡泯其高下之
迹令人暱就而不捨此卽是德有所長而形有
所忘以故視全人之脰翻肩肩然細削而不適
于目夫魯哀公雖中主乎猶知師尊尼父至于
衞靈公寵彌子瑕惑南子齊桓公內嬖如夫人
者六又有豎刁諸人俱好好色之君也而亦悅
此陋惡之人可見天下之至人絕不于形相肢

節間較完缺也莊生看得世間盡是四大不全六根不具之人如楞嚴經所說日月燈光顯色我目因之能視則見性不存雖有目與瞽無異一切口耳鼻舌身意皆如目然而人反不覺其虧欠覩一軀殼不完者竊竊焉笑之憐之故曰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即孟子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士之有道而殘其形者洵不足為訴病又

有一種詭譎陰險之人自詐其計自誇其局自多其獲自雄其成形質既劣而情復肖之故莊生又引聖人有所游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準之蓋惟恐人之溺于好惡而以情自錮也且敎以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不得其解而曰無情何以爲人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陋矣哉倚樹據梧之見烏足語德

充之符乎符者操券于此合契于彼卽兀者惡人之能動衆悅俗而在我亦無疑沮是也彼郤克之于齊以跛足受辱讐麇之于楚以籛肘致討華元睅目皤腹貽譏謳者蔡澤曷鼻雕顏見笑唐舉甚至伍胥魏武皆人傑也重帷而見公子光自猜其貌捉刀以代崔季珪欲掩其醜況凡庸者乎後之兀者如謝靈運習鑿齒之流何可勝數德之不充雖支離其形曷益哉

大宗師

是篇專要人透徹生死關頭世之箋箋者譏浮生爲假合卽自云達矣究而言之夫豈特生是假死亦是假生死既假則所謂知生知死者亦假而其人亦與之俱假故曰有眞人而後有眞知眞知于何處見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是也夫知有生而不悅知有死而不惡則情與人殊未眞也惟不知有生不知有死則悅惡兩念無從

芽蘖然人受此成形自母腹中血肉胞孕而來豈不是生魂魄飛散而去豈不是死而所以生所以死者皆非我也命也命操主張生死之權所謂大宗師也篇中大塊二字凡兩見造物二字凡四見造化二字凡三見以見生生死死命寔爲之其附贅縣疣我不能幻之使無其決疣潰癰我不能留之使有其左臂化鷄右臂化彈我不能執之使不遷其夢鳥厲天夢魚沒淵我

不能覺之使不亂任亭毒之顛倒而茫然失其
所持猶游魚煦沫于泉涸之餘無以自潤縱悅
生而有所不得惡死而有所不免彭殤等盡豈
不悲哉莊子提出命來醒世只緣世人是非毀
譽得喪榮枯修悖延促等相皆從生死來而生
死皆從命來命徹則無所不徹此即牧羊鞭後
之旨也世人聞說有命便欲安命為躍冶之金
又欲衡命如是將聽之巳乎善吾生者乃所以

善吾死莊生刦數人下手處也善字極妙最難摹擬與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神雖王弗善也畧相似吾字亦有說釋典云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夫釋以生死付之彼而莊生以生死屬之吾蓋凡人不可有我而于生死則不可不識認我篇中所謂況其卓乎況其眞乎者是也凡夫貪生怕死然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懼死韓擒虎聞當爲閻羅王亦不懼死非人之愛富

貴反甚于生惡貧賤反甚于死也彼誤認以爲卑且賤焉而未善也賈誼云生爲明帝歿爲明神這不是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的榜樣然善生善死各因其量即如廣成子軒轅黃帝太上老君死後與天壤齊不朽而生前所作還爲死後所受之根等而下之伍員之素車白馬潮頭往來關羽之鹽池顯赫陰擊蚩尤始終以忠義著未有亂臣賊子耿耿轟轟千秋血食者也不

悅生而未嘗不生不惡死而寔未嘗死命且柰何哉生死俔于命後我則立于命先生死範于命中我則超于命表所謂自本自根者是也篇中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至傅說得之以相武丁騎箕尾爲列星凡十三个得之而所得者何物道也道爲命之權輿所謂大宗師也儒家以命爲歸復之地而老莊則直從命處進步故其理勝其說長玄之又玄標百氏而定一尊自有

眞正脉絡而後世以吐納之小術當之左矣仙有十種報盡不免散入諸趣猶未了却生死此與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所差無幾故莊生稱之爲至爲盛而隨下一轉語云雖然有患夫無生無死䏊然獨惺于天地之間而不爲命所限制不爲命所汨沉則奚患哉非執道要之柄以游于無窮不能如是還以歸之眞人而世之爲眞人者蓋寡矣

應帝王說

前六篇所包者廣此篇專論治天下當行所無事而已不尸故無擾也若設法以治之則我爲感而天下爲應以天下治天下則天下爲感而我爲應齧缺四問王倪而王倪四不知非不知也人心中空洞無物愚明皆所不受始之以非人而歸之于渾沌無形無體何思何慮卽欲擾之亦無所庸其擾也蓋民難治以其智多而上

復以智相角泥裹洗土塊何藉清潔故首揭四不知以醒夫用智者藏仁以要人有虞氏之陋也經式義度日中始之陋也此皆非先天本來故蒲衣子以爲不及泰氏狂接輿以爲欺德天下避之如鳥鼠之避矰弋熏鑿各不相安其能治乎無名人之不治天下乃所以治天下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這便是明王作用若容私則有心矣有心則不但有我相且有人相惟曰非

人則耳目口鼻肝膽意識一切都捐即南郭子綦嗒焉似喪其耦稿形灰心之象也夫然後與天爲徒物莫能知鄭之神巫季咸自以爲知人生死禍福壽夭見壺子則無所用之蓋壺子與天爲徒非人也而季咸猶索之形骸之內故其術不驗而反走追之不及夫季咸亦善相者特以相人之常法而相非人之壺子爲可笑耳壺子之機有九幾示其三而季咸已不知所措則

所驚以爲神者直鄭人神之而至人絶不以爲神也夫人心原無所住示之以地文示之以天壤示之以太冲莫勝則有所住矣故壺子言未始出吾宗而季咸猶且惑焉若夫虛而委虵不知誰何則并其機而無之譬卵朕于雄無雄安得有卵相本于心無心安得有相季咸孰從而窺測之哉茅靡波流茫無所據故逃也列子初時醉心于季咸泣涕沾襟憂其師之必死以季

咸之言告壺子。既而駭其逃也。始悔而學道。爲妻執爨以示忍辱。食豕如食人以示平等。於事無與親以示因應。而壺子則依然太虛不改其故。彼相大耳三藏者。不能觀忠慧國師末後之心。即此意也。老聃所云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即心相並遣之謂也。有心有相則實而不能靈應。至人之用心若鏡。惟其虛也。虛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蓋鏡但具照體以應妍媸。未嘗索妍

娌而役吾照彼尸名府謀任事主知等皆鑿吾樸太虛則無竅可乘畧不受鑿是渾沌之眞境界不容思議參焉者也視有虞氏日中始之所見不徑庭哉帝王應世如此而已要之可鑿可死郎非渾沌鑿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乃莊生之幻詞也其駢拇胠篋在宥諸篇力詆先聖仁義之非總不離無爲之宗者近是

卓去病先生評○世人以曠達稱莊子者膚見

也郭象彫琢箋詞以為深奧眞莊子註郭象耳
幼宰七篇說洞精抉髓脉絡貫穿令漆園欲洩
之旨南華不盡之意煥然光明謂之幼宰用莊
子可也

夫子富教說

衞自武公而後國事日非州吁蒯聵猶曰親也而元晅孫林父甯殖至以臣而偪君更新臺濱倫同車蒙醜鶴使其民桃唉其君婁豬其夫人噫康叔其衰矣不第保釐作新之澤邈不可追即文公楚丘光宅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之意蕩然矣故夫子適衞而有慨也曰富之教之然吾以為教易而富難而朱晦翁謂制田

里薄稅歛以富之恐仲尼所以富衞者未必如此也當時先王之井田尚在倘更欲再制將奪諸民乎抑取諸隣國乎什一之規未廢倘更欲從薄將二十取一以貊道行乎抑別有所以裕國者乎此其說根本孟氏而不知戰國之齊梁與春秋之衞不同賢人有賢人之經濟聖人有聖人之經濟又自不同三月而返汶陽之侵富魯之一班也若富衞則別有神化之妙所謂當

年累世莫殫莫窮者而區區制田里薄税歛淺
之乎測夫子矣

賜不受命說

受如我以物予人而人受之之受天以命畀人迫以不得不受之勢如命貧者不富命富者不貧命賤者不貴命貴者不賤命夭者不壽命壽者不夭之類定于有生無所趨避史遷所謂人能弘道無如命何者是也當受而不受孔門弟子惟子貢能之恒人無論卽古今賢知之士貧賤而夭者種種矣天賦之命不由他不受而賜

出其緒餘以與之角令造物爲無權故難及也釋氏稱修羅神能與天爭衡而魔氣未降終非正覺賜之所短但在于此屢中烏足以病之不然桓僖之火宰嚭之存柴來由死之料諸如此類不可勝紀豈夫子亦屢中爲累哉

卓去病先生評○當愛而不受妙旨微言

人不知而不慍説

忖學究講此書云君不我庸相不我舉我却不慍夫然則君庸而相舉遂足稱知我乎否所謂不知者不知其學也與聲名之顯晦絶不相干春秋時有仲尼固天下所望而震者而仲尼之學誰則知之自顏子而外子貢尚隔着一層故有莫我知之嘆而子貢反曰何爲其莫知子也無異痴人前說夢孟子舉宰我有若子貢之言

以爲智足以知聖其寔總歸于不知三子而果知之則顏淵死子不哭之慟矣不慍全在人不知上看出如純陽道人武昌賣墨一笏賣敝梳一个價千錢而武昌人大笑之六祖作偈受衣鉢而別駕看畢云尚未見性王右軍欲爲姚婆寫扇而姚婆恐其壞扇有難色當時純陽而語武昌人曰我仙也噫矣六祖而語別駕曰我證果也噫矣右軍而語姚婆曰我翰墨必傳也哂

矣誰則知之不知由于境地之隔情可矜憫奚
慍之有爲學必要到人不知地位方是極處故
曰君子爲學而使人知之便落鄉愿窠臼人之
君子天之小人非爲巳之學矣

閱孟誌說

昔孟僖子死使其子學禮于仲尼軻其苗裔耶淵源非一日矣然其學歷秦漢魏晉唐先後五季無宗者至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求其墓于鄒之四基山建廟立碑而泰山孫明復爲之記自此以後金元代相崇尚或加公爵或祭用樂章或卹其子孫或修其祠墳或增搆書社至我 國朝孟之于孔不啻長庚之于二曜

何炳烺也而先朝湮滅者且千有餘年諸儒互有指摘王充刺孟馮休刪孟司馬公疑孟李泰伯非孟晁以道詆孟黃次伋評孟說人人殊卽楊雄韓愈相繼表章要特人臣而非人主若孔子則漢高帝以太牢祀而郭威且下拜矣其故安在予曰孟子議論之儒以師道覺世者也孔子柄魯三月墮都郤萊歸侵續效屢著令人安得不心折哉孟子雖性善夜氣辟子之說發先

聖所未發而功不顯于齊梁滕亦旋滅識者謂其迂遠而闊事情故棄耳宋儒以議論勝其說皆本孟氏而推廣之以故尊孟特甚顧南渡而後虜偪門庭事勢孔棘猶諄諄辨程頤王安石之學術此與百官戎服講老何異蓋師孟而失焉者也夫儒至于今敝極矣後之君子儻復濫觴于議論而訖無成功則儒效不彰孔氏之眞脉漸斬百世而下安知無效尤祖龍者哉抑又

有疑焉孟語雜見于他子者甚多豈後人所附
會耶抑經秦火散佚無傳如劉歆趙岐應劭輩
所云中外共十一篇今止中七篇存耶今皆無
考闕之以俟來者
黃聖孩先生評○孔門學術如政事言語治賦
爲宰皆有用道學至孟子獨云性善人皆堯舜
所謂言大非誇吾不信也其說愈美實效愈微
宋儒之禍政學孟者貽之耳

讀離騷說

屈大夫煩冤之極故其詞怨亂亂爲樂之卒章而臨終亦云亂命如所謂木夫九首土伯三目則相于怪所謂士女雜坐不分日夜舉酒爲驩則相干淫淫與怪皆亂也無何而沉身汨羅則近死之心其言豈足據哉太史公哀其志謂與日月爭光班固忌其藻麗謂爲露才揚已此以意爲低昂者也其引宓妃女歧湘夫人及女媧

有娀高辛二姚僉山于篇蓋專爲其姐女須而
發非寓言也嗟嗟韓之聶政身受其兇姐驩其
引兩賢姐作証見深所遇
義唐狄仁傑之姐有子而羞事女主賢矣哉屈
妙解
原之姐偏申申其詈余雖所遭不幸而心煩意
亂之際何以堪之原即有百身應盡葬江魚之
腹矣

黃聖孩先生評○非深于騷者不能爲此說

齊人說

孟子在齊最久稔知齊人情態故以素所極詆之陳仲子而必以之爲巨擘則齊無人矣彼蓋相激之極而相矯之甚乎讀麥葵遺蓋先人諸篇知其非獲已也然則孟子所云齊人蓋陰有所指非虛摹者聖賢宅心長厚不忍直斥後世反以爲寓言耳齊人行同乞人原非乞人也假令他蓬首垢面衣不掩形則國中自無與譚之

仲子文甚沛刻類

其爲人

其亦有所指

想幼

人富貴自無飲食之及其妻不必瞅也又令他出入有童僕隨行則在外光景可偵而知其妻亦不必瞅也只因他衣裳楚楚威儀棣棣偉然丈夫踪跡詭秘如鬼蜮不可方物故疑特甚耳孟子指他敗露處全在未嘗有顯者來即如今（妙論徹骨）人鎮日奔走富貴之門倏而蘭省倏而梓澤以糊其口而富貴人經年不履其庭者比比皆是不獨齊人齊人旦出晚還家食時頗少有室而

又有中庭謊原以待顯者之來也特顯者自不
揣熟入神
來耳亦實飲食于富貴之家特富貴之家不常常飲食之耳不然四孟二至祭有常期齊人安得日日醉飽于墦間哉偶爾妻瞰之時正郭外舉祭之時齊人數奇被妻窺破即齊人自百口莫解此千古一大冤案也然亦是自取何也惟其他平日對妻妾說得與顯者萬分莫逆愚婦人見識沾滯計無復之下此毒手把天下古今

這一等瞍眛之局一一描寫出來孟子借以垂戒如何又好著他姓名世儒誤認齊人果是乞人所以疑他無妻妾又疑孟子寓言而不知乞非乞丐之乞誅其心若乞丐顏之厚若乞丐耳餘非饋餘之餘即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之餘人將不食吾餘之餘即又顧之他亦是人頻頻留渠頻頻起此處辭脫彼處邀住酒酣以往意夷不禁想齊人在顯者前未必不耳熱欲狂何嘗

有意驕其妻妾故作施施之容乎嗟乎此仲子之所以食螬李也乃齊人之妻與仲子之妻則皆賢婦人也

長卿再弋〇孔孟眞脉一耻字盡之忠臣義士孝子節婦只是一个有耻盜賊乞丐娼妓只是一个無耻夫子曰行巳有耻可見子貢獨少此耳近世鄙夷人而賤惡之輙詛其餓死不知窮餓而死如採山薇食井李却嗟來皆千古有數

人物不可多得試觀目前孰是甘餓死者乎大丈夫挾奇處世必不到餓死地位而介性所至有可以餓死之理之勢方是有耻方不墮于齊人若纖微錯認縱免爲富貴利達中之齊人而不免爲名教中之齊人矣

黃聖孩先生評○閲時讀一過無不大笑絶倒

徐楚白先生評○今日齊人最多齊人之妻妾却少不惟不能泣且不能疑矣凡畫馬者胸中

具有成馬故落筆處悉肖天機想幻牢胸中有
一齊人方能如是之肖

以貌取人

澹臺子羽貌陋故仲尼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蓋抑揚其詞以褒之非眞失也鄭然明貌不颺從使之收器者以觀叔向而立于堂下叔向逃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蓋同調之人精神相感在聲音笑貌之外即然明終于無言叔向亦必知之所謂傾蓋如故者此也不然牀頭捉刀人眞英雄也魏武帝未嘗有言而一

段魁岸之氣如帷燈室劍隱隱躍躍終不可掩豈以叔向之智而顧出一夷虜下哉

徐箎白先生評○以貌取人正謂貌不足以取人也不知言無以知人若果知人即無言亦自知之矣

四書傳疑

厩焚與馮婦章已經昔人剖破獨南宮适章尚有說據愚見俱不得其死爲一句然字連下禹稷爲妥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同蓋然者疑詞由未死而逆料之故加一然字羿奡已死不必用疑詞也將然字連下作轉語把羿奡禹稷相較把死與有天下相較更覺有情朱註寒浞殺羿本史記而孟子言逢蒙殺羿豈一羿而兩

人其殺之乎。柳原有兩羿耶。王逸註楚詞云。寒浞使逢蒙殺羿。羣合附會。無可考証。闕疑可也。

無德不報

昔秦穆公寬盜駿之人而飲以酒楚莊王洪絕纓之跡而宥其愆趙盾飼餓夫于翳桑袁盎贈侍兒于從史其初皆施恩不報之地而後賴以解圍脫難善哉唐張說之言曰活人于死者必捨生以殉危榮人于辱者必盡節以雪恥詩所謂無德不報也夫酬恩報德非庸衆所能固千百中之一二僅晉史冊者而乃得之盜賊乞丐

淫穢之徒則是盜賊乞丐淫穢之中間有賢人君子存也予偶閱說苑載此四事而揭之以爲學者養量之助

卓去病先生評○天下亦有號爲士人而不能報者如到漑不報彥昇王陶不報姜愿千古薄行之甚惟盜賊能施張齊賢之所遇是也惟盜賊能報秦穆盜駿之人是也士紳不及久矣

黃聖孩先生評○盜賊乞丐淫穢之人其報始

盡忍負恩背義往往出於富貴衣冠可痛可恨

徐楚白先生評○張說還是古人故持論甚平今則活人于死者或自取其死榮人于辱者或自致其辱以德報德分毫不爽此非聖人不能

殉葬

輔氏之役晉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遂獲之夜夢老人云汝從先人之治命嫁吾女而弗殉吾是以報果爾則陰隲確有據矣乃黄鳥痛三良之莫贖則是康公從穆之亂命也按秦武公以六十六人殉而穆公用百七十七人子車氏與焉始皇之葬後宮悉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此與君主

妻河之事同俱戎俗也然秦無怪徵妖變可駭則老人結草之說近誕余謂此左氏好生之心蓋權敎也檀弓載陳子亢之言曰殉葬非禮也得已則已不得已孰若妻與宰於是弗果用此非仁術哉漢西門豹治鄴挽河伯娶婦之俗而投巫焉以神明稱其作用寔昉是

黃聖孩先生評〇不必在佛氏而有因果之說矣

徐楚白先生評○以左氏爲權教固是妙論然當時秦所以致亡之道不一即謂二世而亡爲殉葬之報亦可也

世風升降

賈長沙云借婦耰鋤而有德色舉以証世風之薄自今日覩之色且恚矣有德色者猶賢婦也孟子以所識窮乏者德我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較論若一切可已之事予謂施恩布德在古爲迂濶無當于今則稱高誼矣今之時不第功名人不可得即志于富貴之人亦邈不可得苟子有言離其故鄉仕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

言吾耻之觀此則所識窮乏者德我洵難能哉

夫荀與孟皆周末人也相去不遠而人情亦已大異況今日哉

天道

天道好生故伐暴救民者享國最久湯放桀亳祚六百餘年武王誅紂洛祚八百餘年漢高帝鋤秦蹙項炎祚四百餘年天道好還故一旅興夏三戶亡秦天道忌盈故桓文獨盛于五霸而齊有田氏之篡晉有韓魏趙之篡齊晉先秦楚燕而速亡夫差伐楚伐齊伐越與晉爭長滿而難持吳亦速亡天道忌巧故名過其實者無後

陰謀者不善終。孟嘗君絶祀于薛。呂不韋飲鴆而死。俱造物所默佑也。

孤介

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爲新野縣街卒荆州刺史范巨卿行部縣選仲山爲導騎巨卿見之驚挺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此乎仲山曰侯嬴甘心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豈爲鄙哉巨卿敕縣代仲山仲山竟不肯去徐孺子會葬黄瓊于江夏無資以達齎磨

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古人之介性如此夫以命世之英而不羞爲僕役之賤以糊其口由斯以觀范史雲還麥于尹臺王修齡辭栗于陶範閔仲叔卻猪肝于安邑令未足多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而羞與燕雀爲羣能高而不能下是卽其所短也神龍則不然有時而爲蚓蝘孔仲山徐孺子其抱龍德而隱者乎予同邑先達胡端敏公世寧爲諸生時貧甚販草屨自

給有富室臧獲取履入無意償之胡候良久日已晡矣主人得其情謝過延入餉之胡但取値不顧而去後秉憲豫章首發逆濠之姦得罪遠戍事白居九列赫然以名臣稱汝得一好

了悟

禪家以智爲上首一悟則能事巳畢故聖門有修後之悟行後之知不惑知天命從能立而進者是也宋儒知行序進是下一層事猶禪家之有始教小教也俗學謂即粗即精即上即下妙合而不容分剖此皆糊塗影響之說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可見聖學實實有个上但開者根器不同領畧亦異有解有不解耳得其

解則精神暢悅是以迦葉之聞天樂雖定中猶為起舞躰其解則聾者與鐘鼓無緣是以佛說妙法會中非大賢聖圓覺即十方菩薩而法華座上聲聞之退去者猶且五千由斯以觀語上豈易言耶

陰德

名者造物之所忌也故曰名過其實者無後世見善人無後遂致疑于造物以爲報施之爽而不知享名太過則固已償之矣（最是）富貴爵祿壽考予姓造物不靳與人而于名若有所靳帝力何有堯之無名也猶且丹朱之不肖喪家之譏孰殺之謗孔之無名也猶且歷聘周流困窮以老（刺心鑽骨）況下焉者乎士大夫損德處多由立名心太急

古有以善念而行惡事者王安石之新法是也（千古獨拗）有以惡念而行善事者秦檜之和議是也若以陰德論則秦與王大有間矣予意居官者遇他人性命前程即冐不韙之名以保全之鬼神必有能默諒者夫我本無爲而爲而以善事蒙惡聲爲淸議所擯不惟鬼神諒我而我心原自泰然若片長寸美舉世抽揚儘足以銷折其福故與人有讐者不當用詛而當用頌即如舉子業

小技耳名士每每晚發位每不顯何也以齒牙唾餘而今人口誦手披咀嚼玩味減福多矣慾名心難割新莽之世有謬與寡嫂爭財涉訟以自汙者斯逃名之士乎名心破而後可與爲善（此避亂之術）而說者顧謂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夫好名之人壹意避嫌見溺不救其中微曖而叵測名心破則爲惡眞爲善亦眞古人云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者定非好名之人所

能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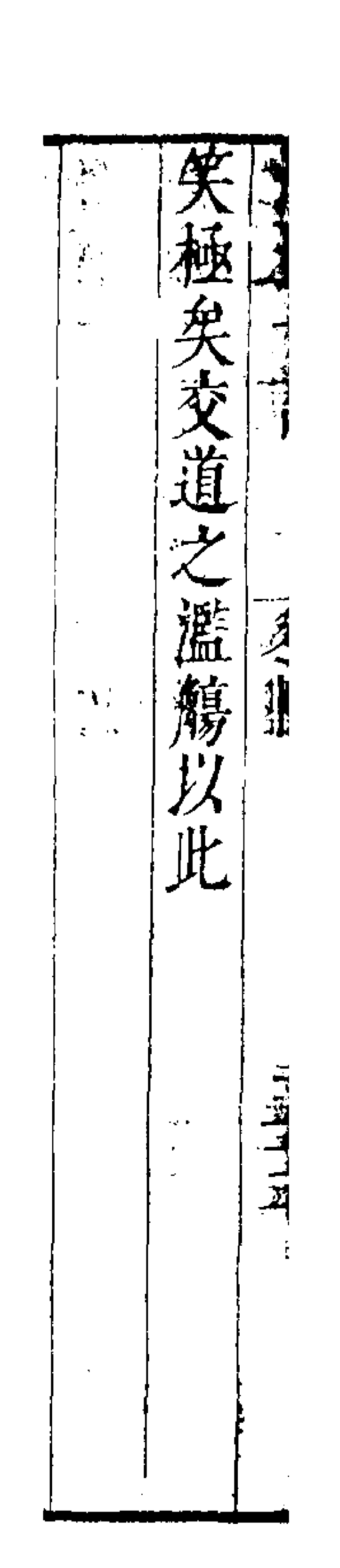
長卿再弋〇或云以秦檜和議爲善事則兩河父老所謂相公去我輩無噍類者孰殺之耶予曰隹兵不祥岳飛廣德郾城朱仙鎮之捷所枯者寧止萬骨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孟氏亦云我首不獨二氏教也讀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翻然動好生之念父老留飛之詞不必泥也

卓去病先生評○好名之人一意避嫌見溺不救其心甚毒其行甚險名心破則爲善眞此至言也

聞子將先生評○文人當各爲一通置之座右君平有言成我名者殺我身可懼哉

世講

馬伏波援有疾梁松來候拜于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壻貴重何不爲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侯司徒霸欲與王仲回交仲回被徵霸遣子昱候於道左迎拜車前仲回下答之昱曰大人欲交于君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古人世講之不苟如此今人動輙投通家小姪刺慣稱老伯老叔亦可



笑極矣支道之濫觴以此

洪涊

郗之君有好髯者郎中左右服髭之藥幾遍後忽好少旋躃視之則鉗鑷都盡此非寓言蓋實有是事也史載趙楷與君集之馬騣張岌承薛師之欒鐙郭弘霸嘗元忠之便液宋之問捧張易之之溺器閻朝隱爲則天祈禳身代犧牲沐浴伏于俎盤趙履溫爲安樂公主背挽金犢車張易之之謂宰相楊再思面似高麗再思遂剪縠

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諸伎人備極醜態皆唐室之宰官也西漢崇經術東漢尚節義晉重門第即閒有不肖不狼狽若是一代之風聲氣習惟上所轉盍愼其導之之鵠乎

防諂

書曰巧言令色孔壬仲尼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皆諂也朱元晦以爲甚于穿窬故可耻夫穿窬也而不當防乎世間人落落難合者澹然無求者也甘詞厚貌柔滑如繞指其胸中𣊫昧而荆棘思有所深中于我也太史公云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况人懷好惡喜怒之性哉狐卑身而伏以伺傲者鷙將搏

先歛其翼勾踐嘗用此術以沼吳矣射指墮屨之讐翻然甘爲嘗糞而不恤夫差方囂然自驕而子胥恚且懼焉此之謂藏陰于媚媚者天地之淫氣也清和栗烈天地之正氣也陽亢而燠燠極而蒸則必有疾風暴雨轟雷擊電隨之甚則瘴痢瘟疫之災伏焉眞人知其然而謹持之不使得侵故無陰陽之患士大夫知諂媚之中我也而謹持之不使得侵亦無人道之患要之

獻諂之人非愚鈍無識者也探縉紳先生意旨
而中之如吾所重在氣節彼即飾氣節語狀獻
諂吾所重在名高彼即飾名高語狀獻諂吾所
重在逍遥彼即飾逍遥語狀獻諂吾所重在勳
猷建豎彼即飾勳猷建豎語狀獻諂吾所重在
富貴利達彼即飾富貴利達語狀獻諂吾所重
在方外緇羽彼即飾方外緇羽語狀獻諂吾無
所不重彼無所不飾吾所嫉在此而彼貶異人

與同類吾所驩在此而彼褒異事與同功吾退而察之而彼背無違言吾順而試之而彼時有匡救若然者漆園所謂以無厚入有間而彼譎用之也其工于用謟者趨勢之念什一媒利之念什九士大夫不可不深防也不深防則生平盡爲所敗壞而不覺爲邪者以遠佞爲戒而士大夫反近之耶

徐楚白先生評〇獻謟非愚鈍所能好謟則賢

愚俱不免矣

風裁

陳蕃守豫章特設一榻以待徐穉守樂安特設一榻以待周璆去即收之未嘗濫及他客榻之不輕設也如是管寧與華歆割席分坐劉璡對孔遏舉席自隔席之不輕其也如是張敷不喜見要人遇狄當周趨呼左右曰移吾坐遠客紀僧眞係齊世祖倖臣江斆見之命左右曰移我床遠客董昭枕蘇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膝

非倭人枕張僧胤候羊侃侃竟拒之曰吾床非閹人所坐說者曰古人過自標榜而不知從古至今惟此數事稍覺崖異流傳青史則其他涇渭不分者儘多即就數子而論如陳蕃之收榻必有不自揣之人欲登其榻故須急收耳倘歆與遏亦自揣則席可無割且僞也坐與床之遠客亦客先偪近之而始從避焉至于枕膝而後推下來候而後峻拒晚矣斯數者或以爲矯激

或以爲孤高以吾論之特傭中佼佼之徒歟今之人長厚自命欲覔一分别善惡黑白者而不稍槪見何韓魏公之多也

沈無回先生評○今人只是好言中行便有此病

食癖

楞嚴經云一切衆生皆依食住故牛羊馬蒭食犬肉食雞豬等穀食猫臛食設令矯易而飼之不相習矣而人則否予親見婢僕中有食泥者有食炭者有食頭髮食丸松者以爲病耶則容色如故後亦竟不藥而愈殊不可解乃知劉邕嗜痂日撲數僮以給其欲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日覓數升啖之權長孺好食人爪餉之者忻然

如獲千金張懷肅任正皆好食人精未爲怪也

夫食色性也在食如此色更甚焉世之爲登徒

子者不少矣莊生哀駘它之說宋人耼娟之傳

豈喻也哉

戒浮薄

今之少年日趨浮薄見先進肆然無禮詩刺芄蘭孔懲闒黨亦未必如是之濫觴也予初入庠序卽痛絕此輩不與交涉此輩嫉予如讐或勸予調之以弭其謗予終不以爲然葢性情氷炭難以强合姑枚舉二三以概之禮曰倍年以長則父事十年以長則肩隨今有弱冠之徒去老成人不啻二三十齡而柬帖稱謂閒輙厲行之

傭書之流因而效尤儒冠儒服居然與我輩提提左避是爲少長無序貴賤無章豈厚道乎俗之浮薄者一也鄉閭中非無割股廬墓之孝子還遺金鄰奔女之義士娶瞽婦膳貧友之仁人此輩捫舌不談偏毛舉他人之隱過以快脣吻或好傳人死或訐其閨醜百無一實以謊證謊甚則設誓以誣之又甚則造爲歌謠編爲雜劇以播揚之豈厚道乎俗之浮薄者二也呼貂璫

之斷役則號號而不名呼桑梓之縉紳則名而不號市井小民羶慕銅臭無怪其然吾黨斯文亦復如是豈厚道乎俗之浮薄者三也予量窄而不能容嫉惡太嚴亦其所短此輩聞予此論痛恨入骨舉人世極惡之罪展轉相加予不恤也予諄諄勸戒惟願其猛然知非翻然改過反澆習而還于長厚予且師尊之不暇其絕之耶蘇子瞻曰國運之所以靈長者在風俗之厚薄不

在乎富與貧子謂世富則風俗自厚世貧則風俗寖薄安得菽粟如水火黄金與土同價而挽此旣敝之俗哉

切論

長卿再弋○浮薄中口業第一劉貢父滑稽善謔毒甚刀兵晚年得惡疾王景亮結社相嘲號豬嘴關而爲吕惠卿所中傷舉社虀粉黄魯直好作艷語而秀公以爲當受泥犂業報世之君子愼矣哉人禍天刑可爲猛省

事有快心者三

晉人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事之快心者一也越王勾踐破吳而誅伯嚭責其賣國與已比周事之快心者二也來俊臣于周興即以其法治之請公入甕事之快心者三也

事有矯情者三

漢高帝與雍齒有讐欲息沙中偶語而侯之事之矯情者一也韓信召二惡少年所嘗辱巳者各予百金恥其曩時之不能殺而自掩其怯事之矯情者二也韓安國爲獄吏所窘不堪之甚曰死灰寧不復燃乎曰燃卽溺之後復爵獄吏請死安國曰公等寧足與較乎時人服其雅量事之矯情者三也

長卿再弋○只因兩韓公自附雅量長了千古
才風後來豪傑受這些愚頑的人許多煩惱其
實我身困苦于人何與縱不理物色塵埃中何
至橫逆相加亦深可痛恨後之君子便量窄些
也不妨
卓去病先生評○人當貧賤時爲人所詬辱不
知其几而一朝得意又自附于雅量不較是使
惡人得志無已也善人之受害益甚矣故君子

以直報怨爲一已泄憤者小爲衆善人羽翼者大爲衆善人羽翼者必爲千百世扶風教者多張横渠有云報者天下之利也旨哉斯言所當深味

事有無可柰何者五

子嬰誅趙高在位僅四十六日酒未及濡唇飧未及下咽而眞人已翔于覇上事之無可柰何者一也。司馬遷以李陵事下蠶室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事之無可柰何者二也。劉盆子人畏欲啼事之無可柰何者三也。張超被圍于雍丘臧洪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而袁曹方睦坐視不救洪竟敗死事之無可柰何者四也。

陸秀夫張世傑抱帝入海大風覆舟事之無可柰何者五也

長卿再弋〇賈長沙罪子嬰不能任忠賢又不能縞素以正先帝之過其說迂甚大凡旦夕悔禍而卽可收土崩瓦解之勢者其先世嘗有功德于民者也秦然乎哉況在位日淺其及圖乎所謂善者無如之何正此時也長史欣留司馬門三日不報章邯降羽執羽手溯泣爲言趙高

則邪寔萬不得已而誼云章邪以三軍之衆要
市于外以謀其上皆文人之筆也若以臣節責
邪則別有說

世事不平者九

武將汗馬血戰萬死一生襲廕止于外衛文臣藉口發縱指示世官執金吾事之不平者一也異途得賄名之曰賍科目簠簋不飭則曰交際餽遺事之不平者二也古人重門第爵無崇卑皆得任子今甲科方面之元子例不得補邑博士弟子員必與齊民一體角秇而銅臭市兒不識章句爲何物翱翔胄監居然號太學生事之

不平者三也舉子分南北卷今日之主司即前日之舉子而主司閱卷獨不分南北事之不平者四也士中式爲朝廷所舉之人矣既膺職可以沾祿未出庠亦得補廩而兩皆無之何以爲方轂之資事之不平者五也詞臣不膺民社彈文而吹毛求疵反不若外官註誤猶有晩蓋之門事之不平者六也臺省作天子耳目威尊權重而庶吉士散館以之爲屈藩臬黃金横帶位

二千石上而兩衙門外轉以之爲褻事之不平者七也（可憐可咲）無錢買䠊帽各費戴紗巾旣戴紗巾羞伍䠊帽偷則不遜事之不平者八也縉紳衣冠之盜怒呵于堂上探囊發篋之寇戰栗于階前事之不平者九也

文人數奇

有僧相歐陽永叔耳白過面名滿天下唇不著齒無事得謗蘇子瞻生辰與韓退之相似命在斗牛奮所張口故生平風波特甚兩公之不偶或命相使然至于李青蓮捉月採石杜少陵覆舟醉沉數何奇也豈覓句太工亦遭陰譴乎大抵文人之習氣輕世傲物矢口月旦落筆雌黃不但人忌之鬼神稔忌之矣王元美曰抉造化

之秘則眞宰黙讐擅人羣之讐則衆心未厭此有識之言也而聰穎倜儻之士見解所到時出快心之語如弩發機率不及持出不及返原無意于傷人口業作祟彼亦不自由爾世間庸愚之夫與高士臭味不投又數數犯其所忌人衆我寡受禍宜矣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理勢宜爾可徒諉咎于命相耶士之文不若歐蘇詩不如李杜者人害天刑可以無慮然予有説焉月犯

少微吳中名士求死不得諸公生計既繁生路自遠即欲躋附數奇文人吾且柰之何也

女人姓詐

官之墨者必酷婦之淫者必悍妒而且詐漢之呂唐之武概可推已戚姬之人彘蕭淑妃之骨醉易地皆然不足憫也近世婦人性好殺生而持齋詈舅姑凌夫子而念佛者不少矣春秋誅意其持齋念佛之意是何意耶內典云昔有四姓人婦與琢銀兒私通者夫覺婦殊不服夫言吾不汝信當與同至神所立誓婦言甚佳夫齋

七日始往婦密語豚銀兒汝詐作狂亂頭于市逢人抱持夫齊竟便將婦出過市豚銀兒便來抱持詐狂臥地婦哮呼其夫何爲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所叩頭婦言我生不作惡但爲狂人所抱夫默然而慙佛曰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韓非子載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

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士從其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奎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此與琢銀兒事相類長安之俗男女溝溷之處名曰巢窩蓋居亭主人媒合二姓之慾而因以爲利者也有一武弁潛匿于此以俟承中之期及期而至者即其妻也其妻左手紐其胸右手揕其面且泣且罵曰吾探知汝在此特來窺破

武弁慚屈而出佛所謂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者豈誑語哉

輕疑

薄俗喜于造謗無兄而盜嫂少孤而不孝繼母三娶孤女而撾婦翁此輕信之不可也而輕疑亦能賈禍英布之妾歸寧有隣醫賁黑以布故厚款之妾數稱賁黑長者布疑之而黑告變遂羅赤族之誅梁杜嶷任西荊州刺史新納一妾年貌兼妙寵愛特甚妾得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方倚簾讀之而嶷自外至妾羞以父事

相聞因嚼吞之縱疑情人所寄剖腹取書妾氣未絕縱覽訖而悔恨已無及矣是夜見妾訴句日縱死此二事皆輕疑之過也雖前生惡業不能解脫而二公于人情原自未透世豈有淫婦人于夫君前讚其所私者乎布之愚一至于此世豈有新納之姬恩寵方篤而遽有外情者乎又豈有淫詞而倚簾覲看者乎縱之愚一至于此大凡世故不熟人情不深而亂用其疑頭頭

是綱。士君子處帷薄之變者有孔顏之家法在
卽揆以佛門果報之説應無有礙況妾媵所關
甚細古人云去一姬復一姬進者是也而可知
布縱之癡迷乎

兄弟不相及說

壽朔皆宣姜所出朔譖伋而壽竊節遇盜與伋同死王處仲親爲叛逆其弟竺法深超然獨遊于方外王荊公𣁋新法以毒宋而弟安國非之韓絳黨附安石而弟維爭之曾布敗壞善類而弟肇移書勸之夫武攸緒之于武曌族屬猶疎遜也兄弟同氣而意趣端邪不翅氷炭故吾嘗謂柳下惠之和非得已也以盜蹠之橫暴日殺

不辜肝腦塗地而惠爲之兄誅之不得化誨懷服之不得坐視之又不得只得造出一局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浼我哉蓋無可柰何之詞而觀者反以爲聖之和耳此之謂兄弟不相及也若司馬牛則不達此意而憂矣

長卿再弋○牛惠外量逈隔一憂一不憂也象封而管蔡誅則罪有輕重故凡人權不君相者只好管得自巳商斯以廣牛即惠之旨歟